

作者 董晓磊



终结版

I AM NOT
AN
INTELLIGENT
GIRL
2005

난 어리버리한 여자가 아냐

本年度最畅销的青春类小说之

난 어리버리한 여자가 아냐



我不是
聪明
女生

现代出版社

作者 董晓磊



终结版

난 어리버리한 여자가 아냐

本年度最畅销的青春类小说之一



난 어리버리한 여자가 아냐

我不是聪明女生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不是聪明女生：终结版 / 董晓磊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05

ISBN 7-80028-885-4

I. 我... II. 董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5744 号

著 者：董晓磊

责任编辑：张 晶

策 划：于家渤

出版发行：现代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电 话：010-64267352 010-64240483 (传真)

电子邮箱：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：北京外文印刷厂

开 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：8.25

版 次：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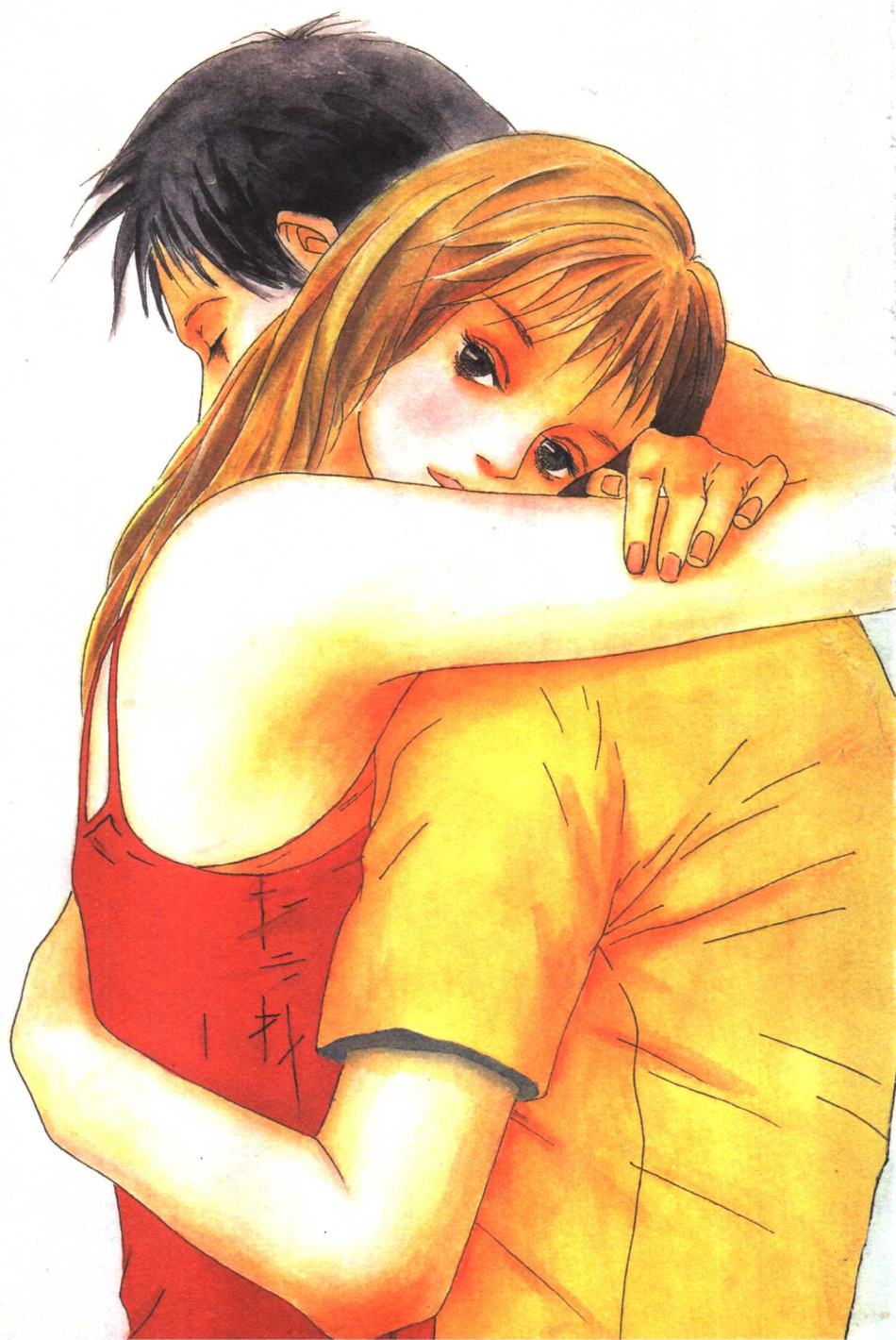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7-80028-885-4

定 价：19.80 元











난
어
리
버
리
한
여
자
가
아
냐

引 子

有人问我是否相信爱情。

曾经是信的。

信到后来，也就不信了。

佛说：人生有七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。三毛说，爱如禅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一说就错。

人生需要记忆的太多了，不如淡忘，不如放手，不如不问，不如入定。

(一)

我努力地想睁开眼睛，却无论如何也睁不开。耳畔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像是水龙头没有关好的那样一点一点地滴答着。我有种感觉，觉得那滴着的应该是血。车辆、路灯、人流、惊叫声、救护车的声音……很乱。还有一个人，他在我身后跑，呼喊，我想看清他，却怎么也看不清，只有白白的灯，猩红猩红的血。

“杨琼……”

我被自己叫醒。看看窗外，簌簌的有叶子飘忽忽地落下来，秋天到了。今年的秋天和去年的秋天没有什么不同，还是刮风掉泛了黄的叶子。只是我多了一个爱做梦的毛病，而且总

是做同一种梦。

手机铃突兀地响起，吓得我差点把手机甩出去。晕！又是何晶晶。

前几天我答应她拿到这个学期的奖学金就请她到 KFC 撮一顿，没想到她的记性真好。唉！只记得吃怎么能有出息？我摇头。

郁闷呀，又要花去我几十块，那可是我苦熬苦学挣的呀。我挣点钱容易吗？我咋就那么得瑟呢？

“真好吃真好吃”，晶晶手忙脚乱满口蝴蝶虾仍不忘赞美，“你倒是也吃点，现在拉张怨妇脸谁也看不见，白白浪费表情。”

穷人孩子早当家，我们很好满足，吃个 KFC 就能兴奋成这样。

我摇头：“我节食。”我发誓要饿成骨感美人。

“咦？何必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自虐？许磊无财无貌，你到底看上他哪点？”

许磊？切！

每个节食女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让她不得不这么做的男子，因为女人若不对自己狠心，男人就会对她们狠心。

我不是例外，但也不是因为许磊。

许磊再吃香，我没想过要为他改变什么。从开始我便知道。那时我从皮夹里摸出他前任女友的照片，他大方地说，不放心你就留着吧。我嘻嘻笑着敷衍过去，那张照片留在我手里，直到分手他再没有讨要过——早就忘了，可怜他家乡那个痴心女孩子，仍一心一意地等着曾经的狗蛋哥回头。

这种人如同出租车司机，爱一个人，像拉一回客，那是他的职业，我不指望他为我下车。

分手后我不止一次打电话想要回自己过去寄放在他手上的



照片，但是没成，许磊一见我的号就关机。我恨不能说，放心吧，我真的不准备抱着你的腿流鼻涕请你回来，我只是要回我的东西。不想我的照片流落到你新欢手里而已。

可他见到我的表情如同撞鬼，百米之外撒丫子就跑，亏丫还是个爷们儿，真小气。

想来是恨我不肯成全他的表演欲，他说分手就分手，一拍两散，丝毫没有留恋，干脆得让他吃惊。

现在我频频给他电话，正给他表现幽怨的机会，不理你，要你恨一辈子。倒好像是我亏欠他。

索性不再理他，喜欢三流言情剧他尽可以一个人演，我不准备客串演出。

晶晶握着鸡骨头反复打量：“哎，太小了。要是鸡翅膀大得像鹰一样多好？”

“要是那么大，肯定不止七块钱一对。”

“一顿 KFC 吃掉一个星期的零用，唉……当年我三爷爷也是和红线女一起登台的知名艺人，万贯家财硬是给败掉了，要不然……其实我也是戏剧世家出身啊……没想到金枝玉叶沦落到啃鸡骨头的地步。”晶晶脉脉含情凝视骨头。

“谁又不是呢？”我郁闷得不行，我祖爷爷也是一牛人，走西口闯出了名堂，皮货行从蒙古开回山西，还在那边整了两房姨太太，已经纺绸马褂文明棍地装裹上了，眼瞅着要混进地主老财的行列，解放后公私合营，从人民手中搜刮的罪恶财富又回到了人民手里。家产尽失不说，十年动乱时被斗争得死去活来，老林家再次从零开始。

没有含着金银匙出生不是我们的过错，只是混得太不如人意了，郁闷之余难免回味一下辉煌家世——好歹一个资本家的后代。想想也挺伤心，差一点我就是林家大小姐，可以旗袍高跟鞋，扭着腰肢跳舞抽大烟，最不济也扶着侍儿看白海棠，吐



난
어
리
버
리
한
여
자
가
아
냐



两口血。可是现在——波鞋牛仔裤，班尼路毛衣破了个洞仍舍不得扔，拿着当晚礼服穿。小家子气扑面而来。

曾经有一哥哥摆款，请客时着实被我吓了一跳，“骨头啃这么干净？”

“毛主席说了，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！”我顶他一句，索性又要了一个圣代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传说中的饕餮。

非常惭愧，那次我吃得比他都多。管他的，反正已经没形象了，干脆化悲愤为食量，多攫取点热量以后留着慢慢消化。哥哥想不到传说中的才女吃饭来有如猛虎下山，看我的眼神渐渐暗淡，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

劫色是没希望了，那就劫饭吧，再加一个鸡肉卷。

哥哥从那顿饭后便绝尘而去，我十分庆幸，最后那个鸡肉卷加对了。

“你！物质的女人！”晶晶做不屑一顾状。

我怒极反笑：“莫非你不是？乌鸦落在猪身上，谁比谁黑多少？”

都什么年代了？谁还是罗曼蒂克的傻子。爱情的芬芳需要铜臭培养，奥非莉亚临死之前吟的诗？“我如何把我的真爱辨认——？”

亦舒说：谁送最大的钻石，谁就最爱你。呵呵，不是女人贪心，是男人实在不可相信。他们在承诺的时候固然是真心，在背叛的时候也是实意。他不再爱你，明明是他变心了，但他却只觉得是你当初吸引他的那些特质消失了。

女人只好采取非常手段，以避免人财两失。最保险的办法是一纸婚书，你小子想跑？先交下一半家产再说！别说，这倒是最管用的一招。

有钱真好，钱最大，谁都得听它说话。

手机响，有短信。

打开看是韦君，“背单词背得快死了。”

韦君的短信铃声是特设的救护车铃，他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出现，拯救我于无望的四角恋爱中。

自诩看破红尘的我也会堕落到多角恋中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
黄叶无风自落，秋云不雨长阴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摇摇幽恨难禁。

惆怅旧欢如梦，觉来无处追寻。

旧欢如梦。

我还记得那些寒冷的冬夜，因为两人携手大叫大笑着奔跑而变得温暖，我也记得开学时，他殷勤地站在车站等我，替我接过手上的大报小包。我的选课表密码曾是他的生日，他的钱夹里密密麻麻贴了我的大头照。

阴天/在不开灯的房间/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

爱情终究是精神鸦片/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

香烟/氲成一摊光圈

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

傻傻两个人

笑得多甜

开始总是分分钟/都妙不可言

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

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

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

活该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



난
어
리
버
리
한
여
자
가
아
냐



莫文蔚的歌懒懒的，冷冷的，从耳机里将我包围。一直冷到心上来。

寝座老大早已有言在先：“小资会和小农谈恋爱？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黑暗的，未来是没有的，分手是必然的。”

“靠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老许淳朴，你们这群愚昧的女人知道什么？”我打开老许室友送的电子贺卡，刘巧儿与赵柱儿，猪狗牛羊，锅碗瓢盆，大红大绿，喜气洋洋。

城市男孩子失之油滑，让人不敢轻信，农村孩子好啊，发贺卡都这么踏踏实实让人看着放心。

老二老三老四老六一群人闻风而动，叽叽喳喳劝我改嫁：“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家我爸那村儿里亲戚一来就大模大样往床上一坐！两瓶香油能蹭一个月，你还得伺候着，我妈都让烦哭好几回了。”

“这算什么啊？我妈就一她们乡经纪人！不管什么事儿都得去给人家疏通！好像我妈国务院似的谁都能管。老麻烦了！”

“那算啥呀？！我表姐才冤呢，要什么样儿的没有？就图我姐夫人品好嫁过去了，房子首付全是我姐家的钱。她婆婆一开始就看她不顺眼！就他们家那二亩地！还嫌我姐没钱没正式工作！我小外甥女儿刚出生我姐婆婆就喊我姐夫另找一个：‘给妈找个能生儿子的。’我姐月子里硬是哭着回娘家了！”

“晓蓓，”五双神情严肃的眼睛盯着我，“你能保证生儿子吗？”

我怒不可遏：“你们这群肤浅的女人！”

事实证明我才是肤浅的女人，和老许在一起的三年，他变得日益古怪，在学生会混了个主席，头发上打劣质摩丝，味如杀虫剂，衣着花哨，学会了把名牌穿出地摊货的本事，扭捏作态，洋洋自得，偏偏还动辄教训我行为举止不得体，要向 A

小姐学习向 B 同学靠拢，而 A 小姐 B 同学，恰恰是我平日视为生平所见的造作女人之首。

曾经开玩笑地问过他：“为什么不找个安分听话的农村女孩儿做女友？”

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下决心绝不要农村女孩儿。”

当时只是寻常话，但是因为他异乎寻常地认真，我也好奇起来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家里已经有那么多负担。怎么还能再负担一群？”

一句玩笑话，听得我有种做了别人工具的感觉。以后两人同行，总有说不出的别扭。

这我也忍了，孰料瘦田没人耕，耕开有人争。颇有几个举止轻浮的小丫头当着我面许哥长许哥短，毛手毛脚，勾肩搭背，视我为空气。

我当着众人面不好发作，门牙打掉往肚里咽，一肚子酸水咕咕冒泡，转到僻静处我怒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咦？她们只是普通朋友。”

从前的神话故事多以“很久很久以前……”开头，现在的神话则以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”开头。

我不说话，冷眼看他，他媚笑：“别小气，我要取得支持率，不能不和大家搞好关系。”

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急了他必然会说：“那你的杨琼呢？”一提及此我立刻闭嘴，不想和任何人涉及这个话题。

就这样，我们的关系如同松紧带，紧得要绷断时他会主动靠近，松弛一些；关系刚稳定一点，他又勤奋地偷鸡摸狗。

知道他的钱来得艰难，不敢轻易向他提什么要求，然而那天他竟指着身上的衣服告诉我说：“这是傅萍送我的。”

闻弦歌而知雅意，我转身离去。

“又吵架？”老马问。



난
어
리
버
리
한
여
자
가
아
냐



我叹口气对老马说：“我不嫌他穷，但他嫌我不是百万富翁的女儿。”

“恋”和“变”字只相差一点，“心”“又”而已。

老马感慨道：“晓蓓，你对男人的认识真是 Skin deep，相处了三年，居然一点没有改变他的 Taste，你得承认你也失败了。可是既然这样，那我要祝你分手快乐，其实……”老马看着我的眼睛，“我一直觉得你离开他会比较好。”

待我真决心要走，他又后悔。回来道歉，山盟海誓，打拱作揖，声泪俱下，惟妙惟肖。三天两头电话，短信。

这个人真正无聊，琼瑶阿姨的电视剧看多了？

很有可能，他最爱看那些弱智言情武打，一群自称大侠的白痴为谁撞了谁一下动刀子，见一个有三分姿色的村姑便死缠烂打还号称侠义痴情，这便是他的理想人生。以前经常拉着我讲他观摩某国产百集电视连续剧的感受。真可怕，我妈现在都不看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了。

一个男人不要自尊也就罢了，居然可以这么投入地拿自己当三流言情片男主角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。

实在受不了，我就随便找张照片给他看：“这我老公，看见没？”

照片上的人一身杰尼亚西装，靠在自己的 BMW 上笑得喜眉笑眼，一副农民大叔勤劳致富奔小康的模样。

老许顿时像被扎了一针的气球，萎靡道：“那我祝你幸福。”

“彼此彼此，也祝你们幸福。”

Game Over。

我也看武侠，最喜欢的侠客是韦小宝——如果韦爵爷也能算是侠客的话。

熊猫屡次问我：“怎么还不找男朋友？”

找男朋友？谈何容易！

上自习时我提一袋樱桃边吃边看书，路遇本班男生蔡林，
蔡林曰：“给我点儿。”

给了他一点儿，心疼。

“再给点儿。”

又给了他一点儿，心如刀绞。

蔡林吃完：“还得给点儿。”

“给我一个理由。”

“我是吃了，我们寝室的兄弟还没有吃呀！”

“他们又不是我儿子。”

蔡林百思不得其解：“我没说他们是你儿子啊……”

半小时后，蔡林怒气冲冲跑过来：“难道我是你儿子？！”

周围同学大笑。

我肝胆寸断地对熊猫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并不要求他们英俊潇洒玉树临风，但是至少要有大脑吧？谁想退化到和两栖类动物共同生活？反射弧长不是他们的错，反射弧长还要泡妞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吧？”

熊猫说：“做人要厚道，人家追你是给你面子，说这种话有点儿欠抽。”

我现在认为：谈恋爱，是件比较无聊的事情。



난
어
리
버
리
한
여
자
가
아
냐



(二)

记得有人说，很多人在一起，不是因为相爱，而是因为习惯。

听起来挺悲哀的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。

我不由得想起以前记者问木子美的一句话：“如果你将来结婚，你预计你和你丈夫会怎样生活呢？”木姐姐毫不含糊地说：“各自鬼混。”

当时我还乐呢，这姐姐够利索的。

没想到自己恰为这一句话现身说法。

我还是经常在必习室碰上老许，大家这几年在学校都混得脸熟，当着许多熟人面也不好意思对骂。快到考试时节了，空座不多，虚伪地客套几句之后，看对方找不着座位怪膈应的，我通常就欠欠身说，坐这边吧，说完把旁边椅子上我的书包拿起来，他也并不和我假客气，大大方方落座。我们终于达到了传说中分手还是朋友的境界。

时间长了，他经常说一些关于将来的话题，考研工作什么的。他说我们专业本科出去肯定不行，但是考研也难，考上也不一定就有出路，言谈间神情黯淡很多，和我熟悉的那个老许有点不同。我还以为他就会踌躇满志谈五年计划呢。

“那怎么办啊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，“跨专业好不好考？”

他煞有介事地摇头做深沉状：“今年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录取率是百分之十，听说报了四百多个，只录取了不到四十。”

我知道他为什么单拿经济学院说事——傅萍盘算着考经济，一天到晚往N区那边跑，本校区的课全停。我还知道那